



墨子二

7
7

| |
|------|
| □ 13 |
| 484 |
| 9 |



484
9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級帶墨沈撰

兼愛上第十四

志好之字作志从欠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

卮
27
72

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
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
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
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
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
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
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
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
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大夫各愛家

一本云
愛其家

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

一本
云利

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
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

下兼相愛

盧云下
有愛字

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

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

舊脫此字
据下文增

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

誰賊故盜賊亡有

二字舊倒
非下同

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

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
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
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
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
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
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
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
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

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
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
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
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
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
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
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
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

此傲字 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
假音 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
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
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
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
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
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
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
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

眾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
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
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
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況於兼
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
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
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
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
御覽引作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据太平御覽改練帛之
大夫二字

冠太平御覽引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

之衣群羊之裘韋以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帶劍威立于海內

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太平御覽引脇舊作肱据太平御覽改

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黧非古字當為

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是其故是也

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

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

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支而進之舊此下有士聞鼓音

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

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

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

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況兼相愛交

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

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

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

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此濟字當為涉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

之沅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

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

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

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寶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

漁寶疑即龍門以泄渠孫皇之水未詳其水北為防原派注疑即雁門派水

也即龍門后之邸詳未詳噶池之寶即厚沱河出今山西繁時縣古無池字即沱異文故此亦以池

為沱也說文云灑汛也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酒為底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也

柱山俗名三門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也鑿為龍

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

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

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攻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廣

即少廣莫即貉也東方漏之陸防陸防疑即大陸在孟諸之澤

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

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

灑為九澮此从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以韃東

土之水說文云韃門限則此蓋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

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

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江宜興武進以荆楚于越

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

四字舊作楚荆越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

與据文選注改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

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

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

勢奪穡人黍稷狗彘

說文云畜志濇也從來从畝來者畝而賦之故田夫謂之耆夫穡與

耆通天屑臨文王慈

漢書武帝紀云

是以老而無子者有

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

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榮或作愕皆假

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

或為

隊穆天子傳云鉅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闕案隊隧字皆說文闕字之省傳曰泰

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

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

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

君子忠

一本作中

實欲天下之富

舊云士富士字衍

而惡其貧欲天

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

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

貴之敖

一本作傲

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

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

天下之害也又與當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

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眾害之

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

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

與即必曰舊脫此字据上文增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

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

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

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

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由同為人之都

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

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

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

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

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

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

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

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

言曰

鄒字省文說文云鄒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鄒曩也

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興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

利者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

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

乎舊作平以意改

今吾將正求

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為

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

舊此下有為字一本無

宰乎而有

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

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令唯毋以

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

舊作事一本如此

所以皆

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

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

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

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

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

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

不侍養死喪不葬埋

當為葬說文云葬瘞也玉篇云埋與葬同本書或作狸

別士

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

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
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暗其

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
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

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
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

甲嬰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

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
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

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

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

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

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

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

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為吾

萬民之身為吾身此泰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

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卻也卻舊作隙据文選注引作

郟云古隙字郟即郟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節節郟也節郟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

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

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

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為其

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萬以意增

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

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

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

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

有勤苦凍餒當為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

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

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二

舊脫据上文增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

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

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

可為也猶挈泰山一本作太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

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

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

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

太平御覽引有以字

知先聖六王之親

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

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孟傳遺

劉逵注左

思賦引

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

光於四方於西土

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

即此言

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

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

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為然雖禹誓

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即

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

孔書作命

非惟小子敢

行稱亂

孔書無此八字

蠢茲有苗用天之罰

孔書無此四字

若子既率

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

孔書作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群猶眾

禹之征有

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

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

今湯

惟予小子履

孔書作肆台小子

敢用元牡告於上天

孔書

作上天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

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

未知得罪于上下

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

赦簡在帝心

皆與孔書微異

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及萬方

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

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既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

不得已乎母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
 子為遇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
 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
 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
 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
 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握據
 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
 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

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
 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
 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
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据前後文當為而
 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
 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
 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且當為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
 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
 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

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

金肇麟校汪蟾采

墨子卷之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撰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

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

竊其桃李眾聞則

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

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

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

說文無欄

字玉篇云木欄也

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

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

益厚至殺不辜人也地其衣裘

地讀如終朝三拞之拞陸德明易音義云禡鄭

本作拞徒可反地即拞異文

取戈劔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

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

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

舊脫此字据後文增皆知而非之

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

据後文云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非

舊說此字据後文增

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木作謂知義與不

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

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

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

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

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

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

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

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

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

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

而非從而譽之謂

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

之義可為

一本作謂是知義

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

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
 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
 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
 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
 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
 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
 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幄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住一本如此
 而靡弊腑冷不反者腑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為爛不可勝數又與

矛戟戈劍乘車其死往

舊作列住以意改

碎折靡弊而不反者

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

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

糧俗玉篇云糧

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

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

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

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

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

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

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

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

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

文俗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曰衍廣

大不勝而辟此闕字之假音入辟為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

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

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

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

之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

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

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

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

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

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

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

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

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

墨子卷之五

四

東莒州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

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

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

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

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

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

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

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安以意改

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

能收用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

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

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

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

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隄高誘曰澠隄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

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隄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為江夏鄢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

志云石城山在中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隄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

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

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

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

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

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

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五湖見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

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岷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

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

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

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

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

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

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眾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

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

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

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

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勳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與

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事俱見韓非子

是故子

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

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

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

蓋同益

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

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

譽之與雖使下愚之

舊二字倒以意移

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

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

所同義

舊作養一本如此

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

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

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

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

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

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

知讀智

是故古之仁人有

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

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

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以意改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

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

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

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

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為堙

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剝殺其萬民剝字从刀覆其老弱

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

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

死無殺以譚其眾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夫無兼國覆軍

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

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

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

殺之人舊作神据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

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

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

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

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兵不利教

不習師不眾率不利和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

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

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為偏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

一本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

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

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

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緝也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

也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

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

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

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僚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僚住也楚人名

僚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

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

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

此皆十倍其國之眾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

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

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

子曰以攻伐之子以攻罰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

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

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

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

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

坼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

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為信也以征有苗四

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搯矢有苗之祥苗師

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

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

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桀時天有韜命韜當

是誥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鷓鳴十夕

餘盧云鷓字未詳若作鷓與鷓同天舊脫此字据乃命湯於鑣藝文類聚引作

驪文選注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子既卒其命於天

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之說文云戕殺也

爾雅云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

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

必使汝大堪之子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降疑作火言命

降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

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

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

王以高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鄆薄皆作薄地里志云

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

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

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

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

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

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

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

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

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天不序其

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九

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

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太平御覽銜珪初學記降周之

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

也秦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

曰舊脫此字据文選予既沈漬藝文類聚殷紂于酒德

矣往攻之子必使汝大堪藝文類聚之武王乃攻狂

夫反商之周天賜太平御覽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

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

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旗

皇朝通志卷之五

七

賚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

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

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

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

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字當此睢山之間

此即江漢沮漳之沮盧云即無餘也越王繫虧舊作繫非以意改出自有遽未始

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

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

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

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

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

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

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

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

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

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

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

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

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以此

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

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

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

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

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

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

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

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

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

增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

金肇麒校
汪蟾采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原本

不歸節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高頂戴 堯浚

節用上第二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

言利可倍

大之爲政天下天下

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鯁不加者去之

芊鯁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

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其爲宮室何以爲
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
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羊鯁不加者
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
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
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
鯁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
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鯁
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
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

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
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
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
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于民次也其欲蚤
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
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
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
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
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

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毋同久者終年速者數月

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

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援即城字異文野戰死

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

與令當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眾人之

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聖王之

道天下之大利也疑有聖王之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

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

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

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

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鞮說文云韋繡也匏當

讀若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

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舊民用下作諸

則止今据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

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

民者禁即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

強股肱太平御覽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

之和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恢一本作怪大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

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

至日所出入謂暘谷昧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

羹馘不重飲於土埴當為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

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甌啜土釧徐廣曰甌一作溜說文無溜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啜於

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釧鄭君注周禮云釧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采椽不斲飲土簋歠土釧糲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為此文案出韓非

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頰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

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

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緇非古字當為纁考工記云五入為緇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緇義合說文無緇字是知當為纁夏服絺綌之衣

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

人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

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

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

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

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

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

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

說文云堀兔窟也此竈字

假音流不發洩則止

流疑當為氣据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

以者既葬生者

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

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

辟同避言

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以意改夏下潤溼上熏蒸恐傷民之

氣于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

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

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

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臧也从歆在艸中一其

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為約之意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

之為親度也 辟同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

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亂則從事

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

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

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

者之為舊脫此字一本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

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而亂則從事乎治之

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

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

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

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為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

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

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

相非則字據下當為即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

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

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

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

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舊脫

此字據前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

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復出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霸而使

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

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理前作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

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

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

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

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

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母同以為事乎國家此存

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舊作槨以意改必重葬埋必厚衣

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外者正同

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外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

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梃

壺濫梃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戈劔羽旄

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眾者數

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

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纒經翁義未詳說文

云纒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垂涕處倚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也

墨子卷之六

廬寢苦枕出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使面

目陷隕

當為陬陬之訓陬隔言面瘦稜稜也盧云玉篇有殫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為殫

顏色

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

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

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

草木

辟同闕草卽艸字假音

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

夜

一本作晚

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

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

紝

二字皆通

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

事者也財以成者已

以同

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

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

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

舊二字倒據後文改

富家而既已

不可矣欲以眾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

舊作無當是母譌為母又譌為無以意改

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外喪之三年

父母外喪之三年妻與後子外者五皆喪之三年然

後伯父叔父兄弟孳子其

同

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

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

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

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

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

疾病死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

求眾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眾之說無可得焉是

故求以眾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同欲以治刑政意者

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為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

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

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

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

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

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

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

四字未詳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眾而治者寡

先眾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蒙未詳而毋

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

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

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

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為厲以攻

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

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

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

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

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

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

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

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

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

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

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

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

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

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其所

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

亦多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人

惡惡之故云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

止矣外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

其所以能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

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然

此聖王之舊作也道也字据後文改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

教乎八狄北堂書鈔引作北狄道外葬蛩山之陰蛩初學記引作

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鞏一本亦作鞏

外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

下有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葛以緘之既泚泚當為

之假而後哭滿培古無此字當為坎北堂書鈔後漢書

音也與坎同無封後漢書注引作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

乎七戎

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

道外葬南巴之市

後漢書注引作舜葬

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

秋安外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

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非九疑

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

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衣衾

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三領穀木之棺

後漢書注引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

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道外葬會稽之山

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

葬於陵外於澤者葬於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繡

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注云補庚切則此緘

改字俗絞之不通之不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

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

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壟則當云為其上壟前漢書注作隴

若參耕之畝則

舊作取据前漢書注改

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

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

太平御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

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

大棺中棺革闐三操

闐同鞞操同縑假音字

璧玉即具戈劍鼎鼓

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

捶當

為壘說文云堅土也塗當為塗說文玉篇無塗字言築塗使堅

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

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

故子墨子曰鄉者

鄉鄉省文

吾本言曰意亦使法

舊脫此字一本有

其言用其謀

句

計厚葬久喪誠

舊作請一本如此

可以富貧眾

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

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

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

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

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

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

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

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

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

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猶

何說操而不擇哉擇同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軫沐之國者軫舊作軫不成字

軫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軫才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

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曰人不以壽歿曰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歿負其

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

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

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敬

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死同太然

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

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為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

陝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燻燻即熏謂之登遐

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

為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為非也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

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

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

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
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
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
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
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
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說文俾依也以致孝於親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
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為仁義求為上
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

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不可不察 總校王詒壽分校 徐惟錕校 金肇麒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原本

肅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糧餉欽賜品頂戴畢沅校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

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

避逃之 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 舊作其

本如此下同 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

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

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
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
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
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
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
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
字舊作日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
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
爲澗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
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
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

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
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
有我字何欲
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
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
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
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
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
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
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次恣字省文下
同一本作恣俗

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羊豢犬彘潔爲粢二字舊脫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

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

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
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爲旁或當至今稱之
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
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据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
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
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
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
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
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

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犒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

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

舊作色非以意改

人何用弗愛也

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
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
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
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
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
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
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

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
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備馳也處大國攻
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
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
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
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
下之方園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
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
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
本如此

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
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
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
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
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
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
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
知者四字

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倘當為確言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

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

馴與訓同言訓釋天道之明

知之曰

明哲維天

舊作大以意改

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

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意當有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

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

夫天子之有天下也碎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

境之內也碎同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

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

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

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今若處大國則舊

此字据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

下句增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以欲而

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

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崇据下文增

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
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
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
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
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
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義之
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
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
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

萬物以利之

說文云擊勑擊也但未詳擊遂之意

若豪之末

豪本作豪毫字正文經典

或从毛非

非天之所以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
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
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
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
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布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讀如伺俗从
人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
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

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
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
祥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
之末非天之所為据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
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
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
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
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
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据下

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

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

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

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

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

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

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

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

鏤之金石琢之槃盂

後漢書注引槃作盤

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

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

据下云既可謂知也此句

未詳

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

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

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夫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冝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俛務

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扇非命中作毋修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懲

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廖皆懲字之譌俛則其字之
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偽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
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廖其務言不勦力其天下二字疑
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亦二
字重文不祀乃曰吾有民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
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

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
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一本作志碎人無以異乎輪

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
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
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

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
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
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
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
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
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
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
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
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

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

家所以避逃之者

据下文當有矣字

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

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

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

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物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

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

當有祠字

祈福於

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物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

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

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亾說文

云抃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抃子辱矣玉篇云抃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

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資不之廢也疑句

有脫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

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

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

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

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做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

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

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

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

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

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

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

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

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

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

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

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

作之說文無志字

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

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

立天之當為志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

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

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

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

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

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剉拔之

剉舊作勁从力非勁不格者則係一本作繫操而歸大夫以

為僕圉舊作園以意改胥靡婦人以為春酋周禮云其男子入于

春藁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為酋之義酋與音聲形相近說文云抒白也亦春藁

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

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

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緦處未詳說文玉篇無緦字使人

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

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

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

之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

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彘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

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彘者與踰人之欄牢

竊人之

舊脫此字据上文增

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

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

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

据上當脫担字

格人之子女

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彘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

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

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

舊作責下同以意改

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

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

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當為少而

而音同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

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

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甘苦

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為以為儀法非獨子墨

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

文王子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誥字据上文當為語而順帝

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

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

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總校王詒壽分校 徐惟鋸 金肇麒 校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戴畢沅校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

正同 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

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

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 舊脫此字 据下文增 盜賊以

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

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

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杜伯曰吾君殺我

而不辜若以死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

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三年韋昭注國語

平御覽引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與

作後三年田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

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

無此字顏師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日中杜伯

古注漢書有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

上文選注引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張

一作射之同而外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郕韋昭注曰杜

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

語范宣子曰昔勾之祖在周為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

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當是

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

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識其子說文云警戒曰戒之

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据若此

之懔懔也說文云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

穆公又太平御覽太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

平廣記引穆作繆

鳥身

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

素服三絕

說文云絕斷刀

也面狀正方

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

鄭穆公見之乃恐懼葬神曰

無懼

舊脫此四字据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日字一本作神曰二字

帝享女明德

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

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為何太平廣記

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

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

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

燕簡公

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

殺其臣莊子儀而不幸

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幸外人毋知亦已外人有

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

祖道

燕之有

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

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

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

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慴也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

君鮑之時有臣曰祈觀辜固嘗從事於厲

盧云厲公厲秦厲之屬也

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為證後世統謂之廟

祿子杖指出

祿祝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與言曰言神馮子祝子而言也觀

幸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

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牲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豈女爲之

與意鮑爲之與觀幸曰鮑幼弱在荷繯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

奇云繯絡也以繯布爲之絡負小兒師古云即今之小兒繯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

在荷繯之中則非官臣觀幸特爲之祿子舉揖而橐之此云

春秋時宋文公也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慆慆也以若書

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

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檄下同

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

謙釋之由與猶同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

賦引之盟齊之神社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

於是油泚說文云油水兒讀若窟泚搃羊而漉其血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

爲灑字之誤搃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搃字云磊搖

也鳥可鳥寡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讀

中里徼之辭未半也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

羊起而觸之

事類賦引

作觸中

折其腳祧神之

疑當云跳神之社

而橐之殪之盟所當

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

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

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

品當爲

先不以其請者

請當爲情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

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

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

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眾人耳目之請

當爲情下

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

信眾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

舊脫二字以意增

曰若以眾之耳

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

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

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

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

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

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

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

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

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敢位敢蕝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腩肥倅毛倅粹字假音倅異文也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

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

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

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

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

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為恐後

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

漢金石多以羊為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

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

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舊有亦何書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三字衍文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歿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

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

佳古惟字 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

共允佳舊作佳 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

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

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

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

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 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

鄭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序 同剝有日日中今予與有

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
 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
 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
 社此孔書甘誓文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
 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
 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
 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
 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
 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

歲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
故字書而即須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
也需亦從而聲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
 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
 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
 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
 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
 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

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當為

澗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

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

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

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湯以車九兩鳥

陳鴈行湯乘大贊疑輦犯遂下眾人之螭遂疑有王乎

禽當為手禽或云乎同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从六千人以戊

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案移即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

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

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

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

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据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兕虎

指畫殺人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

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

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引作訶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

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劓剔

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

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

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眾

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

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轅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為天

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

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族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音太平御

覽引作畫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困鬼神

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強武

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幾詳字

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

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

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

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

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

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妣也今絜

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有

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

誠亾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

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牲

內者宗族外

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亾此猶可以合

驩聚眾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

一本無此字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

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無此字將何哉此上

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

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

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

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

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
 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為
 不美也非以糝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
 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
 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
 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
 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培潦水拆壤
 垣舊作坦以意改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
 鼓琴瑟竽笙之聲警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

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
 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
 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
 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
 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
 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
文選注引作吹笙等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
 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

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

朴疑叶正字玉篇云叶補目切目骨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

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

之山即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日上為名亦即眉也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

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

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

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

已具矣据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玉篇俱無

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

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

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

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

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穰字

從禾俗寫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

身體從容醜贏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

足觀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

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

惟母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

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

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

蚤蹄即蹄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為絳屨絳即鞞正文說文云絳脰衣也因其水草以

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

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同以

意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

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

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

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

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

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
 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
 細布繆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捆同非命下正此其
 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
 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
 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
 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
 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
 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

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舊脫此字以意增夙

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是故布繆不

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

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

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恆舞于宮是孔書謂巫風文見伊訓

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小人否似二伯

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舞當為舞與謨音同孔書

考亦引黃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

順孔書無降之百舊作殄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

也 其家必壞喪 孔書云墜厥宗已 察九有之所以亾者

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 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

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

楚語士媿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

春秋傳曰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 疑作 飲食將將銘莧磬

以力 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江 湛濁于酒渝

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 當為 天用弗式 翼式為韻

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儻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

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据此則指啟盤于游

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

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

以為啟子不可奪也江聲又云啟 故上者天鬼弗戒下

乃字當為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

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 舊作請

一本如 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

不可不禁而止也

不可不禁而出也

兼者求與天下之利利天下之害皆去樂之

墨子卷之八
總校王詒壽分校
徐惟銀
金肇麒
校

